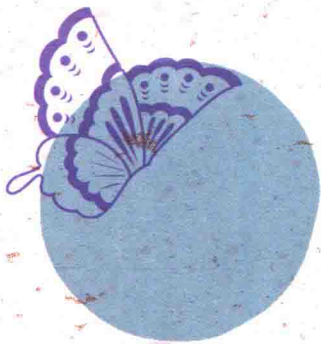


陈舜臣随笔集

披蝶而舞

〔日〕陈舜臣 著

刘睿、董雯晖 译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披
蝶
而
舞

〔日〕陈舜臣 著

刘睿 董雯晖 译



中国图片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披蝶而舞 / (日) 陈舜臣著 ; 刘睿, 董雯晖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1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655-2

I. ①披… II. ①陈… ②刘… ③董…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8464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1986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 (北京)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披蝶而舞

[日]陈舜臣 著 刘睿 董雯晖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代莹莹
版式设计: 詹方圆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开 本: 32开 (787mm×1092mm)

印 张: 8.75

字 数: 118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46-1655-2

定 价: 58.00元

目录

- 001 / 领悟成长
- 011 / 牡丹妖艳乱人心
- 021 / 披蝶而舞
- 033 / 思兰寄怀
- 037 / 门松杂感
- 042 / 惊鬼
- 046 / 土地婆的故事
- 050 / 中国的茶
- 053 / 迁褻
- 057 / 中国的姓氏
- 067 / 所谓公案
- 075 / 我的四行诗
- 093 / 包罗的热情

098	/	由六和塔想到《水浒传》
103	/	关于二十四史的出版
107	/	庐陵曾先之
113	/	动摇的心
121	/	旅伴鲁迅
125	/	关于鲁迅的原籍
129	/	毛泽东咏月
134	/	毛泽东看历史
139	/	从南京的喧闹拥挤看日本人与中国人
152	/	旅途所感——于陇海铁路的列车内
157	/	记大寨
161	/	到天山去
173	/	从喀什到和田
182	/	高昌周边
188	/	与众不同的高昌城
196	/	在永泰公主墓旁
202	/	仰望之塔
206	/	铜镜
209	/	古代中国人与青铜器

- 215 / 汉代的饮食
- 218 / 关于长沙的 T 形彩色帛画
- 227 / 发现儒教之前的中国——对长沙古墓的思考
- 231 / 临沂西汉墓幻想
- 248 / 幻想四世纪
- 266 / 陈先生与中国以及神戸

领悟成长

每次去香港，我都很期待与李修明先生见面。先生已年过七旬，且早已过上隐居生活，所以我们之间的闲谈也从不涉及生意。相识二十余年却从未谈论过生意场上的事，这恐怕要归结于先生自五十多岁就过起和隐居差不多的日子的缘故了。

去年我曾去中国旅行，但往返途经香港都只停留了一天，且当时天气闷热，我又拖家带口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拜访李先生。

不过，也正是因为那次没能相见就回了日本，我才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李先生这个人的宝贵之处。一个人的好，其实只有在你见不到他的时候才能明白。

我在二十年前之所以去找李先生，是受一位住在芦屋的山下先生之托，向李先生讨要一些奇花异草的种子。至于山

下先生是如何与李先生相识的，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这两位貌似从战前就认识了。或许因为他们都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聊起来特别投缘吧。

“但凡聊到花，李先生都会心情大好哟。”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的时候，我想起山下先生说过的这句话，于是就和李先生聊起了兰花。

我的祖父是兰花的狂热爱好者。虽然他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并不宽敞的家中摆满了兰花的情景。

“我从懂事起，就是闻着兰花的香味长大的。”听我这样说，李先生立即眯起眼睛赞叹道：“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哪，成长环境胜过王侯呢。”

祖父只要一有空，就会用一种黄色的液体把家里所有兰花的叶子挨个擦一遍。

“我最初误以为兰花的气味是那黄色液体的味道呢。”我向李先生这样讲述道。这些事可不是我瞎编的，事实就是如此。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要说到我喜欢哪一种花，比起草本花（长在土里的花），我更喜欢长在树上的花。”李先生说。

李先生出生在台湾，而且我得知他的出生地离我的故乡，台湾北部的一座城市非常近。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从台湾移居香港还不到两年的时候。

虽然他说自己喜欢长在树上的花，可是那时他家里的树好像都还没栽好。在宽阔的庭院里，零零散散地栽着几棵矮树，更别提开出花的树了。

我不禁想起了父亲的院子。因为院子是在神户市的市中心，所以并不大。而且因为我父亲一直到七十六岁去世时为止，都在忙于做生意，所以也没有祖父那样充裕的时间去玩赏需要费心照料的兰花。但是据说父亲在战后被烧焦的地皮上盖房子时，曾和当时还年幼的妹妹这样约定：“爸爸要把这个院子变成一年四季都有花绽放的地方。”

事实上，父亲的院子里，确实无论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到有鲜花绽放。不过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大多数都是随处可见的花罢了。

父亲喜欢爬山，也可能是因为神户这一带有许多山的缘故，他每天都会去再度山或者布引山走上一圈。也有不少时候，他会把登山途中见到的花花草草挖来带回家种上。尤其是当花快要全部凋谢的时候（虽说是冬天常有的事），父亲只要碰到名字里带“花”的植物就会统统带回家来。想是因

为和妹妹有了约定才变得如此执拗吧。我的二弟曾嘲讽道：

“这不就是个杂草园，不对，杂花园嘛。”但是父亲却一脸轻松：“花就是花，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因为从小习惯了这样的院子，所以来到香港李修明先生家的庭院，还是让我感受到了某种异样。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家的院子的时候，我的脸上一定写着“好意外啊”这几个字。因为爱花之人的庭院里竟然连一朵花也没有。

李先生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对我说：“我还打算再活很多年呢，最大的乐趣就放在以后再享受吧。想想将来的乐趣，就能再努力坚持多活几年。”

院子里小小的树木，要从现在起开始成长。

“看着小树渐渐长大，终有一天开出花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李先生又这样补充道。

这时我才明白，李先生不单是爱花之人，而且是欢喜看到植物的成长过程的人。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隔三四年都会去一趟香港，每次都会惊叹李先生家的院子里树木的成长。

“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哪。”李先生有一次又这样说道。

“嗯？此话怎讲？”

“因为你每隔三四年才来我家一次啊。不像我，每天都看着院子里的这些树，很难察觉到它们长得如何。而你每隔三年多来一次，肯定能看出来吧，所以我才说你很幸运啊。”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每次和李先生见面，话题几乎都是花草树木，我也就是说祖父的兰花和父亲的杂花园，很快就没了可说了，自然多数时候都是在聆听。李先生平时不善言辞，但每次说到花草树木时，话一下子就会变得多起来，所以我也从李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中国，会用花来代表客人。

李先生告诉我，牡丹花为贵客，也就是身份高贵的客人，梅花代表生性淡泊的客人，为清客，而桃花被用来比喻妖客等。

蜡梅为寒客，木芙蓉为醉客，曼陀罗花为恶客，这些比喻，想想似乎也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个听起来比较危险的刺客，那就是玫瑰。大概是因为玫瑰有刺所以就是刺客了吧。

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并没有院子。当然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搬到有院子的房子里居住。于是我的岳父就和我约定，搬到有院子的房子后会送给我含笑

花的树苗作为乔迁之礼。含笑花是一种木兰科的植物，因为是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树，所以在日本几乎见不到。我忽然想到这件事，于是问道：“那含笑花是什么样的客人？”

这时，李先生的脸色突然变了。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惹他不高兴的话了？我忽然变得不安起来。

不过，李先生马上重展笑容回答说：“含笑花是佞客，也就是擅长阿谀奉承的客人……大概是因为香气过于强烈，才被冠上了这样的名字吧。”

直到此时我才发现，李先生院子里的树已经像小树林般初具规模，但是像含笑花或者茉莉花这种可以用来制作花茶的树却一棵也没有。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可能因为不好成活所以没有栽种，但这是在香港，一棵都没有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我试探性地问：“您是不是不喜欢香味很强烈的花？”

但是李先生却回答道：“不会呀。我甚至觉得，没有香味的花简直都不算花呢。”

他似乎马上明白了我的疑惑：“你是不是觉得我这院子里没有种含笑花之类的花特别奇怪？”

我回答他是的。

“其实，我之所以从台湾搬来香港，是因为我已经对人绝望了……哦，可能说绝望有点夸张了。总之，我确实是因为讨厌‘人’才搬到这里来的。”说完这些话，李先生向我讲述了他搬来香港的缘由。

李先生在台湾的家后面，有一个种着很大一片茉莉花和含笑花的林子。将这些用来制茶的花卖给茶商，曾是李家的副业。李家的本行是面粉制造，据说花茶生意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

战时——不用说，当时的台湾正处在被日本占领时期，为了支援战争，随处都在喊口号号召粮食增产。

熏制有花香的茶叶这种事，在战争时期看来简直是奢侈至极。不仅如此，这种茶叶一直以来主要作为出口商品生产，但是开战后，一切进出口贸易都被叫停了，所以熏制用的花树林更是百无一用。

——增加耕地！

只因这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些树通通被砍掉，变成了水田或者耕地。

而李修明先生抵抗到了最后。不管政府的人劝告了多少次，他也只是一味地摇头回应。

邻居这样劝他：“这么宽敞的地方，闲着多浪费呀，一毛钱都赚不来。要是改成耕地的话能大赚一笔呢。”政府的人也威胁他说：“如果你再这么不配合粮食增产工作，我们可要采取强制手段了。”这可不只是口头上的威胁。当时台湾的政府机关的确有着相当大的权力。“不配合国策的人就是叛徒。”台北的高层官员如是说。就算被当作叛徒，李先生也没想过要砍掉那些开花的树。他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忍受着那些咒骂的话语。

战争结束，茉莉花和含笑花的树林平安地挺了过来。世界贸易又变得活跃起来。台湾的茶叶出口贸易也开始恢复了。有花香的茶叶如“茉莉花茶”一直以来被全世界的人们所青睐。战争结束后，人们重新对这种茶有需求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那些花树在战时几乎都被砍掉了。而且树这种东西，种下后到能开出花来也要等上好几年，根本来不及应对当下的需求。而价格又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所以当时茉莉花和含笑花的价格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就像最近在日本，把价格高涨的鲑鱼籽叫作“黄色钻石”一样，在当时的台湾，则把茉莉花和含笑花称作“开金花的树”。

正因如此，李修明先生赚到了一笔意外之财。这下，周

围的人开始这样议论李先生了。

——你别看老李那样，他可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之前就预料到了会这样，所以才没把林子改成耕地的。果然是会捞钱的人啊。

对李先生来说，被说金钱主义比被说是叛徒更令他难过。没有把树砍掉是因为对树的喜爱，而不是想着靠它发财。

“自打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讨厌人了……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神经衰弱吧。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可不行，想换个环境休养一下，于是就来了香港。在这儿，就算邻居再怎么说不坏话，我也听不到了。”李先生话落，笑了笑，但是神情却显得十分落寞。

去年夏天没有去拜访李先生这件事，一直梗在心头让我十分在意。但是前阵子见到山下先生的时候，我听到了令我十分意外的消息。山下先生在元旦假期与儿子一起去了香港旅行。到香港去拜访李修明先生的时候却发现，之前树木繁茂的院子如今变成了一所幼儿园。虽然还留下了几棵树，但是据说大部分的树都不见了。

“他把土地卖掉了吗？”我问山下先生。

“但是，他肯定不是为了赚钱才卖掉的。他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呢。”

“真是搞不懂……那么喜爱花草树木的人，居然……”

“是呀……我也和你有着同样的疑问，可李先生是这么跟我说的，‘树木会成长，人亦如此。到了这个年纪，比起看着树木一天天长高，守望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会更开心’。”

“人也会成长……”我不禁想象李先生坐在窗边望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的画面。

李先生终于不再讨厌人了。想到这里，我也长舒了一口气。

《明日之友》 1974年春季号

牡丹妖艳乱人心



在唐代（618—907），中国人“为牡丹而痴狂”是非常有名的事情。白居易亦有诗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据说，都城长安中观赏牡丹的最佳时间是农历三月十五前后的二十天。当时流行一种名为“斗花”的游戏，人们争相插戴奇花进行攀比，以花多者为胜，不过并不清楚具体的判定规则。为了能在斗花中获胜，人们不惜用千金购买名花花苗种植在庭院里。

这种斗花游戏似乎并不仅限于牡丹，但时人认为牡丹是花中之王，因此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斗牡丹”的景象。人们既沉醉于发间插戴的名花，同时也热爱庭院中的牡丹。

——今天正是观赏西明寺牡丹的好时机。

此话一出，人们便会一齐蜂拥前去赏花。